

# 广陵潮

李涵秋著

①



凤凰出版社

# 广陵潮

李涵秋  
著

①

# 第五十一回 学校春深莺莺燕燕 佛堂夜永雨雨风风

啊呀呀，《广陵潮》成书于今已是五十回了，风驰电掣把那旧社会的形状，在这支笔拉拉杂杂写来，虽算不得极巧穷工，也觉得过于铺张扬厉，引得读书的诸君笑一回，骂一回。但是在下的意思，也不是过于刻薄，一点不留余地，为我诸伯叔兄弟燃犀照怪地描写那见不得人的形状；不过借着这通场人物，叫诸君仿佛将这书当一面镜子，没有要紧的事的时辰，走过去照一照，或者改悔得一二，大家齐心竭力，另造一个簇新世界，这才不负在下著书的微旨。在下方拈笔构思，踌躇满志，果然天从人愿，当这文明进步的时代，竟出了一班青年男女，做出轰轰烈烈的排场。人说这一转换过来，那灿烂国旗，定有飞舞全球之日。在下思量，谁不是这般说呢，然而有一句交代：此书仍是《广陵潮》，并不是另有一班青年男女，不过依旧是前书所有的人物。如今第一个人便当从云麟的妻舅柳春说起。

且说柳春自从在何其甫先生那里上学，有一次午饭后去迟了，便被先生责罚。他那时年纪虽小，理想颇高，觉得做学生的自有学生的身分，为着点极小的事，掌责不足，又行罚跪，竟不为我辈留一颜面，几时能推翻这先生专制，方出我心头恶气。所以不多几时，他撒娇撒痴，闹着不肯从何先生上学。柳克堂虽是古板，他母亲龚氏却最纵容惯的，便放着柳春在家游荡。后来柳克堂看不过，有一天便拿出他做父亲的威风，逼问着他道：“读书明理，是你终身第一件要紧的事。你不去从何先生，你心里究竟想从哪一个先生呢？”柳春其时却没有喊他父亲表字的程度，也便嘻嘻地笑答道：“先生先生，剥花生，玩龙灯，掉下毛厕坑，拿着粪橛子当海参。你叫我从何先生，我扯去你的胡子一百根。”说着带笑带跳早跑入后进去了。柳克堂气得发昏，也便赶得进来。

龚氏一眼看见，便说道：“春儿又怎生得罪你的爹爹了？看这老头子脸又气得象个死人一般。我来替你们爷儿两个评评理，看谁是谁不是。”柳克堂便将适才问

柳春的话一一说了。柳春此时一头早滚在他母亲怀里。龚氏拍着他屁股笑道：“肉呀，这话讲得玩玩不妨。等我来问问我的肉，我的肉愿意怎样便怎样。”柳春抬起头来笑道：“这话难说呢，恐怕世界上没有我的先生。若是上学，我要我的先生站着，我偏坐着。我不合式先生，我可以骂先生；先生不合式我，却不许骂我。我们学生成了群，可以叫先生滚蛋；他们先生成了群，虽然叫我们滚蛋，我们偏不滚蛋。至于那个姓何的老畜生呢，却把来咬我这个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跷起一只腿，伸手到自己裤裆里，拈着他那个小茶壶嘴儿给他母亲看。龚氏笑道：“这个容易，等一等，叫你老子花上几十串钱，喊一个先生在家里替肉开心。”柳克堂听柳春说话，先还恶狠狠地想骂他几句。此时忽然听见龚氏叫他拿几十串钱出来请先生，他早吃了一吓，搭讪着踱出去了。

果然阅时未久，朝廷颁发上谕，命各处设立学校。柳春已有十三四岁，听人讲讲学校章程，倒还与当初私塾大不相同，且有好几件与他心里上相合，便同母亲商议，要到上海一个宏门学校里去当学生。他母亲是无话不依，便打发他去到上海。只挨了三个学期，领得一张卒業文凭。跑得回来，趾高气扬，便连父母轻易也看不入眼。看着先前从的那个何先生，更是狗屁不值。其时扬州风气未开，也没有一个人提倡学务。柳春却逼着他母亲，私自拿出一百银子，给柳春去办学堂。柳春知道这些微银子，也断不能大兴土木，思量拣一所庙宇因陋就简的先胡乱办起来。

无巧不巧，偏生拣着的这庙宇，就是王道士那座都天庙。先前杨靖一千人在那里扶乩的，杨靖死后，乩坛便不能再行振作。何其甫等又因为节省经费，便连那个敬惜字纸的胜会，也就同归消灭。王道士靠着经忏度日，也将就过得。只苦了一个雷先生还不曾死，终日背一个字纸篓儿，东掠街，西掠巷的寻觅字纸。你道他这寻觅字纸，可是为惜字起见么？真是非也，非也。原来有一次，他把外面各处送来的字纸堆在一处，无意中忽然捡得一张钱票儿，轻轻走到钱铺里，便取来滴大溜光三百个铜钱。雷先生刚在窘乡，得此一注横财，真是喜出望外。他从此便发心上街去捡字纸，还想有此奇遇。鸟驰兔走，不觉有三个年头，也没有再拾到三百文。然而他志向坚定，却到老不衰。

柳春轻轻在府县里递了一个禀帖，说要借都天庙址兴学。那府县刚愁地方少此一桩新政，接到这个禀帖，非常欢喜，随到随办，尽说尽依，出了一张告示，将王道士驱逐出庙。转是雷先生觉得闻所未闻，暗想：“一个教书先生，借这地方开个书馆，也是常事，怎么会惊动官长，皇皇的替他谕禁居民，驱逐地主起来？”幸亏那些差

役见他象个花子一般，不过借一处廊檐底下设着稻草地铺，却没有将他赶走。他便在开学这一天，悄悄地在廊下偷看。先是两面大黄龙旗，把来插在庙门之外。接二连三，便有许多军乐奏起来。一会儿，两县居然亲自来拜会。排头的几个教习，都是衣服丽都，容貌魁伟。那个校长，看去不过十八九岁，浑身装束，仿佛是在小时候从西洋景儿看过一次的。随后学生陆续到齐，一例穿着操衣操帽，分班向一座堂上行谒圣礼。真是整齐肃穆，寂静无哗。可怜雷先生这个当儿，想起那时在贺公馆教读光景，被人家如何凌虐，从没有象这般做先生的热闹。越看越恨，不觉一口气回转不来，便顿时倒毙在一位泥判官脚下。匆忙之中，别人不曾理会。及至柳春送过两县，意思率领学生上堂授课，大家才知道廊下倒毙一人。当时众学生的父兄倒有一大半在此，猛见此事，老大不高兴，觉着第一天开学，出此晦气的事，必非佳兆。第二天，学生倒走了大半，依然还去到私塾里读书，讲堂上零零落落，只剩了七八个生徒，只气得柳春捶胸顿足。事已至此，只好命人将死尸抬去埋葬，不免也按着钟点随例上课。

他这学堂功课表上，敷衍也还有八九门科学。柳春自己只担任了一门体操，这是他在宏门学校里的专修课，却走得一趟好步法。其余的科学，旁人还有个皮毛，他是连皮毛都不曾摸着门径。未曾开学之先，只延聘教员一事，却煞费他张罗。你想那时候的人，尚不知办学为何事，谁也不曾研究过教育方法。后来有人听见他要请教员，也就陆续荐来几位。柳春看去，见他们很没有宏门学校里那些教员的程度，然而因为一时人才难得，也只好敷衍敷衍聘了下来。第一个国文教员，便是汪圣民，担任经学、修身，兼教小九九算法。柳春同他讲明每月送给他薪水一元五角，汪圣民已是欢喜不尽。只是地理一门，问起人来，都说是我们不懂什么叫做地理，一连三日，也不曾有个人出来应招。柳春焦急非常，只得满街出了招贴，要聘请一位明白地理的。

好了，这一天，忽然有个人身着青布长衫，手摇白纸折扇，怀里揣着一面指南针的罗盘，敲门来会柳春。柳春询问来意，他便说道，“学生与地理上历代相传，很有心得，愿意在贵堂稍效微劳。”柳春一听，真是喜出望外。问他名姓，他自称姓吴名洞仙，绰号一声雷。柳春此时只求这地理有人担任，也不暇考察他学问，遂约定了开学日期，上堂授课。至于那历史的教习，可是烦难了。城中读书的人虽多，却都是八股出身，向来做八股的人，断断不敢涉猎史鉴，恐防那八股文章上，偶然错说了三代以后的话，便该遭主司涂抹，所以相戒将那部《通鉴辑览》置之高阁。今日急需



应用，哪里去觅这种人才呢？柳春急不过；便有人荐给他在校场里一位讲评话的先生，这先生名字叫做康国华。康国华平时讲说的评话，却是《三国演义》，在各书场之中，要推他为通场巨擘。这一天，他上了讲台，学生正在那里交头接耳，他冷不防从腰里掏出一块非金非玉的玩意儿来，狠命地向桌上一拍，果然将那些学生的喧嚣镇住了。他遂整顿喉咙，从赵子龙当阳救主说起，一直说到张翼德用树枝子系在马尾上，向密树林中来往驰骋，假作疑兵。一霎时曹操率领大兵漫山遍野地追来，却都畏惧张翼德威名，一字儿排列在瀘陵桥北，互相观望，兀地没有一个人敢过来同老张战三百回合。张飞见这光景，须发倒指，不由虎吼了一声。康国华讲到此处，忽然耸着眉儿，咧着口儿，顿时从舌头尖上迸出一个春雷：“呀！曹贼快来纳命！”这一声真喊得出色，活是张翼德在此处一般。那些学生在先却听得津津有味，冷不防备从讲说之间，骤闻虎吼，有几个胆小的学生，早吓得哭起来，一时间学堂大乱。柳春很觉得面子难下，第二天便将他辞退了。依然还请汪圣民捧着一本历史教课书对学生照本宣读，倒也罢了。

那一天，应该轮到吴洞仙先生讲授地理。他跳上台去，先把那面劳什子的罗盘放在台上，定好了方向。又用一根红绳子，一头扣着一个铜钱，左右价在那里细着眼睛吊线。一会儿抬头望望，一会儿低头叽咕，说道：“呀！这讲堂怎么是个正子午相？不出一年，应该祝融税驾，土木成灰呢。”说时又将那劳什子罗盘移得一移。更望了一会，又说起来：“幸亏这午线尚偏得一二分，一时尚不碍大事。”可怜那些小学生，也不知他在台上闹什么把戏，只大家仰着头观望。延挨了好半会工夫，吴洞仙才开口讲说。第一句便是某山来龙，某山去脉，某山地上却很有些筋骨，若是要开坟穴，还须远避三煞，近接喜神。此时柳春躲在窗子外面，暗想：“不好了，这是讲的哪一洲的地理？怎么听去一句也不懂？”赶忙向那个司钟点的斋夫挤挤眼，叫快快打钟，请这位先生下来罢。钟声一敲，吴洞仙向学生拱拱手说：“很是对不起诸位，我正要将一处好山穴指点你们，让你们多荫出些能毕业得奖的好子孙来，不料钟响得这般快。我们明日再会罢。”匆匆下台而去。

不多时又有一位图画教习上台，短衣窄袖，左手抓了一把笔，右手提着一个木桶，桶里放着几碗颜料。一眼看见高高地悬着一块漆板，他凝了一会神，自言自语说：“怎么画在这漆黑的东西上面？这是成了一个什么图画呢？不管他，这旁边却好好地都是粉壁，等我来在这粉壁上画给学生看罢。”他便放下木桶，端了一碗颜料，用笔蘸饱，呼呼地在粉壁上画起来。果然画得飞快，眨眨眼画了许多骑马的人

物，手里拿着刀枪，指给学生看遭：“这是八锤大闹朱仙镇。那是薛仁贵三箭定天山。这是罗通盘肠大战。那是武松醉打蒋门神。”说了一会儿，还不听见钟点响，他觉得时候还早，又在壁根旁边添画了一个大乌龟，龟身上驮着一块石碑，便在石碑上写了八个大字是：“在此小便，男盗女娼。”这些小学生越看越高兴，大家也就都拿着笔画起来，你也画一个乌龟，我也画一个乌龟。正在轰轰烈烈，柳春又走得来，看见这种形状，直叫得一声苦，才知道误将那个画土地庙壁墙的画匠，延请得来做了教习。次日赌气，将这吴洞仙及画匠辞得干干净净，又将堂上粉壁重新换过。以后只剩得自己同汪圣民两人在此挨命。

看官，看官，谁知道天下事有奇必有偶。有个柳公子在这里开办男学校，就有个明小姐在那里创立女学堂。骤然提起，觉得这明小姐是突如其来。然而探本穷源，这明小姐也还是诸君应该知道的。诸君可记得朱玉莘朱二小姐，本是姐妹二人，本书中第十五回臧太史初次提及朱竹筠有两位女公子，他曾说过“大女公子远适会稽，据闻境况也不甚好”这两句话的。不过那时候在下只有一支笔，写不出两处事，一心要想发挥季石壶那一篇烧猪头的妙文，所以便把这事搁下。如今又因为他们母女颇与在下这书有一点小小关系，不得不倒叙过来。

原来朱玉莘的姐姐名唤朱金莘。他父亲朱竹筠因为有一次押运淮盐到浙江地方，便结识了他的夫翁明喜。明喜原是汉军镶黄旗人，在浙江候补。二位老者谈得合式，便结了一个儿女姻亲。金莘才十五岁时候，便将他嫁了过去。谁知这明喜官运不佳，候补了一世，也不曾接过一个红点子的札子，困顿异乡，情形着实可怜。金莘的丈夫明贵，却曾中过一名举人，在史部里当了一个小小差使，每年也还有些进项，一家子可以将就度日。无如时运不济，明贵父子不上几年，相继而亡。那时候金莘怀着遗腹，生下来却是一位小姐。京里同乡很怜悯他们母子，大家攒集好些款子，替他们存放在一个典铺里生息，母女二人倒还比明贵在世时过得宽裕些，一直将那小姐带领到十四岁。京都得风气之先，早已立了好些女学校。那位小姐本来出落得不凡，金莘替他起了个名字，叫做似珠，便送他在女学校里上学。明似珠小姐天性聪敏，各门科学，他都领悟得来，真是巾帼雄才，不栉进士。他母亲朱夫人看着也很喜欢，便由此钟爱非常。又因为自己原是生长扬州，离家已是二十多载，虽同他母亲及玉莘妹子也时常通信，总觉得家山远隔，日夜思量，意思要想挈领似珠小姐回扬。似珠久闻得扬州是个繁华所在，欣然应命。母女二人便从这年春间买舟南下，一直抵到扬州码头，进城访着他母亲居址。他母亲见他们母女到来，自然

欢喜不尽。

他母亲现已收了一个螟蛉孙子，二十多岁，在街市上悬牌行医，取名叫做朱成谦，生得獐头鼠目。一见了似珠小姐，他不由一魂从头顶上冒出去，一魂从屁眼里溜出来，还有一魂呢？那一魂便撑持着他一条躯壳，不然早就栽倒了。他当时那些丑状，在下也记不清楚；便记得清楚，也不屑拿着一支笔去描写他。只有一事告诉诸君，就可知道他这为人了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似珠小姐的面孔，自不消说；他有本事一直等到似珠小姐走后，他将似珠小姐坐的那张椅子，轻轻俯下身子，将个鼻准头对着那椅褥子嗅个不住。据他说，这椅褥上面，真个有一种甜香，似从那说不出来的妙处荡漾而出。他的医道，在下虽然不曾领教过，然而那医书上有一句“望闻问切”，他此时倒确实做了一个“闻”字。

朱夫人访过了他的母亲，次日便走去会他妹子。谁知朱二小姐见他打从异乡回来，光景并不甚好，心中老大地不高兴。又看见那似珠小姐飞扬浮躁神情，并不怎么把他这个姨娘放在眼里。当时款待他们母女，便觉得异常冷淡。朱夫人倒不觉得，早恼了一个明似珠，回到家里，痛痛将他姨娘骂了一顿，说：“中国妇女，没有一个不势利的，总由于没有普及教育，我原不值同他争这闲气。但是想起来，不由人不气恼。自此以后，我是断断不再上他们的门，便是母亲也不许去。”朱夫人笑道：“儿呀，你总是这般倔强。但是扬州这地方，比不得直隶，你还该各事通融些。你姨娘虽是冷淡，我看那个淑仪小姐倒还同你合得来，我看见你们站在园子里，倒谈了好一会。”似珠见他母亲提起淑仪，方才高兴起来，说：“真是的，我看他做人倒很好。只是我不到姨娘那里去呢，我这心里又想起他；他又比不得我，要出来就出来。难道我要看见他，就要逼着我到姨娘那里去吗？这可使不得。搁着再说罢。”这都是去年春间的话。

果然后来似珠因为要去访淑仪，也到朱二小姐那里去了三五次。朱二小姐总是不瞅不睬。似珠也不理会他。有时似珠便劝淑仪去上女学堂，淑仪只是微笑。后来六月里旧城兵马司巷闹发红水，淑仪全眷又一起到了湖北。似珠便在家里将屋址辟宽了，做了一个女学校舍。诸君要晓得，扬州当时虽然不知道什么叫做女学，然而人家有女儿的，倒也肯把女儿送在书房里读书。因此不上几天，似珠小姐倒也收了二十几个女学生。朱夫人便帮着似珠教他们读读书。似珠便专任英文、算学、体操等事。又逼着母亲拿出些积蓄，替各女学生做了全身操衣裤。比较起来，觉得他这女学，办得还比柳春的男学齐整得许多。



单表他这女学生中，有一个名字叫做田福英，年纪已有十四岁，比明似珠小姐只少得两岁，在众学生之中，要算他最长。论他的学问，在众学生之中，也要算他最笨，养得肥头肥脑。终年他这口鼻交界的地方，不曾有个干爽的时候，都被鼻涕填满了，差不多人中要烂成一道深沟，众学生都厌恶他。你道他是谁？原来就是田焕的女儿，小名叫做气桶子的。这气桶子原不想上学，只是那个朱成谦爱似珠不过，似珠又不常到朱老太这里来，自己同似珠论起亲来，虽然是表姐妹，然而他抚心自问，觉得似珠小姐珠玉在前，未免自惭形秽，也不敢常时去亲近他。后来听见似珠要教书，他便千方百计，在外面替他张罗学生。他同田福恩本来认识，知道他有个妹子，便逼着他妹子去到似珠小姐那里上学。田福恩是无可不可，就同田焕商议，田焕初时不肯，后来听见说不收学费，才答应了。

朱成谦满心欢喜，便借着这点小小功劳，博取似珠小姐的怜爱。似珠小姐年纪又轻，又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儿，觉得这表兄还知情识趣，各事便都委他去办。朱成谦这一得意，真是得意到一百分，放着医道也不去研究，终日地便在明似珠那里当了一个走狗。每逢似珠小姐从讲堂上下了课，他便忙着去拧手巾，倒热茶。等似珠坐了下来，又有一搭没有一搭地逗他讲话，把些街谈市语，好笑的典故，讲来引似珠笑。似珠此时更欢喜他，大有一刻离不得他的光景。朱成谦渐渐便动手动脚起来，有时候捏他的肩膀，有时候搔他的手心。似珠小姐不解他的意思，笑得哈哈地说：“哥哥你这是做什么？”朱成谦转被他问得脸红起来，又拿话支吾过去。

有一天，逢着星期，似珠闷得慌，见朱成谦又不在身旁，初秋时候，天气又长，自家按了一会风琴。按过之后，也不携带仆妇，自己踱出大门，四顾茫茫，又没有甚人可访，一直行去。猛一抬头，忽然看见一块市招，上面写着“朱成谦大小方脉”七个字。再望望，见朱成谦正在室里指点一个小厮在那里洗药瓶子呢。似珠小姐叫了一声，说：“哥哥怎么不曾到我那里去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就踱到室里来。

朱成谦猛然看见似珠小姐独自走到他这地方，喜得五脏都要笑出声来。忙将自己坐的一张椅子用手巾擦了又擦，又闻一闻，端过来请似珠坐，说：“啊呀！难得妹妹记挂着我，老远跑到这里，我立刻死在妹妹面前都情愿。”似珠笑道：“你不必忙，我站着看看你挂的这些解剖图画倒好。”朱成谦笑道：“站久了，我怕妹妹大腿酸疼。”似珠笑道：“了不得。照你这样说，天生了我这两条大腿，是做什么用的，这样娇惜他起来？况且我又不是小脚。”朱成谦也是一笑，便又吆喝那小厮：“快离开些，不要将你身上的肮脏气息熏坏了明小姐，你不比我。”说毕又伸手在抽屉里数了

十二文，忙忙地跑向对过一个烧饼店，买了六个馍馍，双手捧着过来说：“粗点心，妹妹赏个脸儿。”似珠笑道：“我不吃这个，我不饿。赏给这小厮吃了罢。”朱成谦笑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妹妹是最不欢喜这些烧饼。我再去替妹妹买如意楼的点心罢。”说着又跑出去。

他且不赶着去买点心，他先走入那些左邻右舍屋里去，告诉他们：“这就是我常提起的那个又会文又会武的表妹。他同我最要好，几乎一刻分离不得。你们不信，我今天不过一刻不曾去，他就赶到这里来觅我。”诸人听了，大家都走过来偷看，果然见明似珠小姐生得十分标致。又见他一个人跑出来寻觅一个少年子弟，倒有一大半啐了一口，暗暗骂他不是正经人物。

一会儿，朱成谦又买了点心进来。似珠皱着眉头道：“这做什么？搁着罢，我同你一路到我那里去吃晚饭去。”朱成谦道：“妹妹当真不吃，我就吃了。”似珠道：“你吃了最好。”朱成谦又嬉皮赖脸地央求道：“我吃是吃，只是求妹妹在每件上略咬一口，见见意儿，我就吃了下去，也算是我敬妹妹的穷心。”似珠笑了一笑说：“我咬过了，你不嫌腌臢，我就咬一咬。”说着，果然将点心拿在嘴边略咬了一咬。朱成谦大喜，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。于是两个人相伴着，依然到了似珠小姐那里。

朱夫人果然也将朱成谦当着嫡亲侄儿看待。晚饭之后，朱夫人每天有个晚课，便是在一所佛堂里念几卷经。他这佛堂上供的是文殊、普贤菩萨，收拾得十分洁净，轻易不许人到里面行动。这一晚念过经，知道朱成谦在此，便命人将他姐妹们唤进来闲话。说话之间，便露着似珠至今还不曾有婆婆家的意思。似珠笑道：“我不，我情愿一世不离开我的母亲。我不去嫁婆家，我这学校也可以养活得我们母女。”夫人叹道：“这虽然见你的孝心，然而这话也不妥帖，终不成一个女孩儿家白白在家里一世。”又望着朱成谦道：“哥哥你看我这话是不是？就烦你做哥哥的替他留点心。”似珠望着朱成谦笑了一笑，又低下了头去，拈着衣角说道：“我不。”

朱成谦在这个当儿，不觉得心里大动，便向朱夫人问道：“在姑母的意思，象妹妹这样的人物，要拣个什么婆家才配得过妹妹呢？”朱夫人叹道：“看着这扬州虽是我的家乡，然而我离了此地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，今日回来，人生面不熟，哪里去拣人家？只要有门户相当的，把他嫁了出去，我也就放下一条肠子。”朱成谦便信口说道：“不瞒姑母说，有倒有一份人家，只是家道也不甚饶裕，比较不过同侄儿家道差不多。至于品貌呢，也同侄儿不相上下。不知姑母看去可用得用不得？”朱夫人道：“年纪呢？”朱成谦道：“好象同侄儿同年。”

朱夫人未及答应，似珠不觉大笑起来说：“母亲莫睬他。我知道哥哥说的这人，怕就是他。”说着用手在脸上羞了又羞，举起手来要打朱成谦。朱成谦赶忙将个嘴巴斜过来，说：“妹妹要打，就请妹妹打了罢。”似珠笑道：“看你这样又怪可怜的，我偏不打了。”朱夫人笑道：“好孩子，不要疯疯癫癫，看哥哥笑你。”朱成谦笑道：“姑母说哪里的话，我爱妹妹还爱不过，我敢笑妹妹？”朱夫人笑道：“你既这样爱妹妹，便将妹妹许了你也好。”

朱成谦听了这句话，赶忙扑通跪在朱夫人面前。似珠拍手笑道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！你敢是真想要我嫁你？我倒有一句话要明白问你，你须先告诉我。”此时朱夫人早将朱成谦扶起说。“侄儿你坐在一旁。这也不是三言两句便将这事做成功的，看你这痴妹子又有甚话说。”朱成谦此时已欢喜到极处，跳起身又向椅上一坐，扭手扭脚，很不象适才斯文，说：“妹妹有甚话问我吗？”似珠笑道：“我若是嫁了你，可象我的母亲嫁了我的父亲一般，一生一世同你在一处？”朱夫人笑骂道：“看这疯丫头，又来胡嚼了。既嫁了这人，自当终身同这人不能拆开。”似珠将头一扭，说道：“我不。你看哥哥头这样小，脸庞子这样瘦，象个鬼怪似的，母亲忍心叫我嫁给哥哥。我不，我偏不。”

朱成谦自从见似珠小姐同他十分亲密，早已信得过这婚姻，老早拿稳在手里，断不料似珠此刻忽然会说出这些气死人的话出来。怔了一会，好容易挣出半句说：“妹妹你敢是真不欢喜我？”似珠笑道：“我何尝不欢喜你，我只是不愿意嫁你。”朱成谦急道：“姑母既做了主，妹妹又欢喜我，怎还不答应呢？”似珠此时将小腮颊儿一鼓，说道：“这可奇了，我欢喜的多着呢。比如我养的那只黄颈项的洋狗，我极喜欢他，我难道也去嫁他？风琴也是我喜欢按着玩的，我难道也去嫁风琴？”朱成谦道：“那不是人呀。”似珠又将眼珠儿四面望望，用手指着道。“这文殊、普贤，难道不是人？我就欢喜他这法身磁色雪白，依你说，文殊、普贤也算是我的丈夫罢？”朱夫人听到此处，有些着恼了，说：“你们也不必在此歪厮缠，越说越不成事体，拿着菩萨说起玩话儿来了。”

朱夫人的话尚未毕，早吹过一阵冷风，将佛堂上点的一盏灯顿时吹熄。朱夫人惊道：“可是的，佛老爷显灵了。”说着便命仆人取火。此处朱成谦从黑暗之中，扯扯似珠衣袖，一把便捏住他的手腕。似珠笑道：“轻些，你也不顾人疼痛。”朱夫人问道：“珠儿说什么？”似珠笑道：“哥哥捏我的手腕，怪疼的。”朱夫人笑了一笑。此时刚好仆人重又取了一盏灯来，早见院外濛濛下起小雨。似珠笑道：“雨来了，哥哥走

不回去，便在这里睡了罢。”朱成谦被似珠左说右说，说得神魂颠倒，没精打采地辞了似珠母女，踉踉跄跄回家。

自此以后，朱成谦想娶似珠的心愈深。似珠只是疯疯癫癫，高兴起来，也同朱成谦袒胸露臂，毫不避忌；玩厌了，又呵谴斥逐，将朱成谦当做一个玩物一般。然而似珠在那教育上面，倒肯认真办理，不是这般孩子气似的。朱成谦没有别的迎合似珠的地方，也陪着他谈谈学务。无意中便提起都天庙有个姓柳的少年，在那里开了一个学堂。明似珠觉得这人是自己的一个同志，不由分说，第二天便率领了众女学生旅行，顺便访柳春那个学校。似珠一见了柳春，觉得他少年英俊，着实可爱，非常得亲热。回家来先命人将朱成谦唤得来，谢而又谢，说难为他替自己觅得这一个好朋友。朱成谦一听，不禁吃了一吓，暗念：“不好了，这是我分明自寻出一个对头来了！”便搭讪说道：“我看这个人也不见得明白学务。他应该知道妹妹创办女学，何等名誉，理当飞也似地来会妹妹。他至今不曾来，可想他瞧不起妹妹。妹妹倒反去央求他，这不是太将妹妹看轻了？”似珠点头说道：“哥哥这话也说得是，我就不去理他罢。”朱成谦才快乐起来，击掌笑道：“着呀，这才是个道理呢。”

但是话虽如此，那柳春心里却又不然，他忽然见了这个花枝般的女郎，早已胶漆似地绊着他的心肺了，次日便来回拜。接二连三，两个人几乎没有一天不会见。直把个朱成谦活活气死。幸亏似珠小姐相待的情形，却也同柳春一样，没有什么分别。柳春背地里也趁势向似珠求婚。似珠总是憨憨地痴笑，说：“呸！你们这些人真是怪极了，怎么对着我都要想娶我？假如我是个男孩子呢，你们也这般罗唆？”柳春笑道：“若使你果然是个男孩子，那就不必讲了。毕竟你终不是个男孩子。”于是似珠被他歪缠不过，随后也就应允了，只是不曾行正式结婚礼。所以云麟娶亲那一晚，他们高高兴兴走来看新娘子，云麟就猜定他们是夫妇，心中羡慕不过。又看着自己娶的这位夫人，容貌着实不济，又气又恨，坐到天亮，也不告诉人，他早一溜烟跑出柳家大门，一直赶到自己家里。

秦氏大惊，说：“好儿子，你怎么不等候新媳妇一齐来到家里，你便独自跑出来？你也不嫌忌讳。”云麟也不暇分辩，只问了一声：“仪妹妹呢？”此时淑仪正同绣春梳洗，也吃了一惊，不禁笑起来，说：“真个老早跑回来做甚？”云麟一脚早跨进房，走至淑仪身边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妹妹起身得早。”绣春噗哧一笑，说：“你也不迟呀。我问你一声儿，你怎么不多睡一会？”云麟笑道：“昨夜谁还脱一脱衣服，便是你的儿子。”淑仪见他们姐弟说这些玩话，不便开口，只微笑着拈了一块胭脂，对着镜子向唇上

点了又点。云麟趁势将个头挨到淑仪颈项旁边，说：“告诉不得妹妹，我真气死了。”说着便指手画脚的，将新妇形容得不堪。淑仪笑道：“不理你呢，我不相信。”云麟笑道：“不相信由你，你总须会得见他。那时候你不要发笑。”云麟说到此，猛将靴子向地板上一顿说：“我好恨呀！我只是恨！”淑仪此时早站起身来，将房门帘一掀，要想趁势走出去，却被绣春顺手一把拉住，说：“妹妹这一走，倒反觉得无趣了，你偏听他说恨什么。”云麟接着说道：“我恨什么呢，我只是恨富玉鸾富大哥。”

淑仪不由啐了一口，顿时脸上绯红起来，一时又走不脱，只管同绣春使劲夺衣服想走。绣春笑道：“奇呀，他说姓富的，与你又有什么相干？这倒想起一句话来。自从我们这位妹婿闹到东洋去后，妹妹在湖北的时辰，可曾接到他的信？哼哼，防着他已经看上了东洋女人了，不然为何不赶紧回家来娶妹妹？”淑仪越发羞愧无地，急得几乎要流下泪来。云麟防他生气，忙叫绣春将他放了，说：“仪妹妹，你不用睬我们姐姐。但是我才听见姐姐说东洋女人，这东洋女人呢，我们却不曾看见过，如今我有一件奇事，告诉妹妹听听。可是正经话，并非同妹妹取笑。”淑仪一面用手巾拭了拭眼泪，转笑道：“讲正经呢，我们就多谈一会儿；若是再象适才这般乱说，我立刻就回家去。”云麟又长叹道：“可是的呢，只因为我们这家不是妹妹的家，所以妹妹一经生气便要回家去了；若是……”

淑仪听见云麟这样说，一撇身子又要想跑。云麟机灵，早拦着房门笑道：“不说了，我们说正经话罢。就拿妹妹比，我才讲一句玩话，妹妹就着恼。妹妹可相信今日的女孩儿们，须不比往日了，见了一个生客，也许他同这生客扯扯手，搂搂腰。”绣春笑道：“啊呀，这句话好大正经！妹妹莫睬他，他依然在这里胡说。”云麟急得沉下一副脸说：“我难道是个畜生，说出活来你们总该不相信？世界上总象姐姐这般至诚老实？”淑仪微笑，对着绣春说道：“姐姐，这话你倒不要疑惑他，此时做女孩儿的，真个有这种事情。”云麟笑道：“皇天菩萨，可是也有说句公道话的。仪妹妹，你也看见过这样女子？”淑仪笑道：“我也是头一遭儿。因为我的先生，他有个姨侄女儿，打从京城里头回来，他那一派神气，就同你说的话一点不错。多谢他同我倒还亲热，会着了便滔滔不绝，说做女儿的，什么要自立呀，要平权呀。我是个糊涂人，也有懂得的，也有不懂得。他还劝我去进学堂里读书。”

云麟睁着眼听了好一会，忽然见淑仪不说了，忙问道：“后来怎么样呢？”淑仪笑道：“后来我们便上了湖北，谁还知道呢。”云麟又忙问道：“妹妹回家后，可曾会见过他？”淑仪掩嘴一笑说：“我们大前天一齐回来，第二日便到了府上，哪里去会他呢。”



云麟凝了一会神，说：“这女郎可是鹅蛋脸儿，两道眉毛削得齐齐的，象个刀背子模样，左眼角上微微有一颗红痣？”淑仪笑道：“奇呀！一点不错。”云麟拍手笑道：“哈哈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请问妹妹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住在哪个地方？”淑仪微微瞟了云麟一眼，低头微笑道：“又爱上一个了。你问他吗，他是旗人，叫明似珠。他一到扬州，是住在翠花街。今日迁移不曾迁移，却一总不曾知道。”云麟又点了点头。绣春笑道：“原来你两个说话，又说到一路上去了。”

姐妹三人正在此谈笑，秦氏已赶得进来，连催带劝，硬逼着云麟到他岳家去。云麟没办法，只得垂头丧气，又向柳家走来。刚跨进门，早有一个仆妇嚷起来说：“好了，姑爷来了。好姑爷，带累我们被太太一顿骂。请问姑爷，适才不告诉我们，溜到哪里去这一会？”云麟也不答应，埋头走入自己新房里，早见黑压压地站了一房女眷。龚氏见了云麟，不禁堆下满脸笑容说：“我正在这里问你，你到哪里去的？清早起也该吃点饮食，受了寒气，不是玩意儿。”云麟冷笑道：“我又不饿，吃饮食做甚？”龚氏又笑道：“姑爷，好象去年听见你到河北去了一趟，那些河北的人，可是同我们扬州人一样的眼睛鼻子？什么城池儿，街道儿？莫非也是砖瓦石头砌成的？离这里究竟有多少远路？据说还要坐极大的火轮船，说是坐在那个船上，简直不知道是在河里。要想打船头走到船尾，来往至少有半年的路程。船走起来，四面火轮子，便发起轰轰烈烈的大火。要是叫我们走上去，还要把魂吓掉了呢。”

龚氏说这话时辰，许多妇女嘈嘈杂杂，大家都想云麟将这话告诉他们，好让他们长长见识。谁知云麟还未答言，那个新妇早拍一拍掌笑起来说：“娘又糊涂了，湖北罢咧，又闹出什么河北。若是河北，倒是今日的直隶大名府地界。那个地方，左通河济，右控彰卫。宋真宗抵御契丹的澶州，便在那里不多远儿。至于湖北省城，春秋时候便是楚地，后来孙权曾在那里建过都城。一个是黄河流域，一个是扬子江流域，截然不同。娘把他们扯拢在一处，真叫人牙齿笑掉了呢。”此时在房里的诸人，忽然听见新妇说起话来，大家都抿嘴好笑。龚氏忙拦道：“大姑娘又发疯病了，此时不是你讲书的时辰，什么孙权都闹出来了，看姑爷笑话你。”新妇见龚氏拦他，才不开口，微微一笑，又将头低下去。云麟觉得新妇适才所说的话，倒有一半不懂，但他说那些地方，居然象那小孩子背四书一般，滚瓜烂熟，不禁暗暗称奇。然而看他那不疯不癫模样，不由又将一颗心冷下来了，任他们母女在这里辩论，自己只一味不开口。龚氏等人坐了一会，也就大家散去。

晚餐之后，云麟重又入房，见那新妇手里捧着一本书在灯下观看，心里暗暗发

笑。偷眼一看，见那书皮子是一张蓝纸做成的，上面有几个小金字，是《支那通史》，心下大惊，暗想：“这支那是个什么东西？为何我从不曾看见过这部书？此时又不屑去问他。”转是新妇见他进房，忙将书搁在一旁，嘻嘻笑道：“请坐，请坐，我正要请问你一件事。照书上说起来，亚西亚是罗马人呼安息国的转音，我们中国就不应该也讲亚西亚。何以外人赶着我们称亚西亚，我们中国人也自称是亚西亚呢？”云麟怔了好一会，不觉笑起来说：“睡觉罢，谁同你烦这些神呢？”

自此，云麟佩服新妇的学问，转由敬生爱，不敢鄙薄他貌陋。夫妻欢好之间，新妇还同云麟研究了一个“也”字，说。“古人造这‘也’字的意思，是象妇人私处之形，《说文》上也作‘𠄎’字。你想这‘𠄎’字形状，象个什么？故寻常人见不洁之物，口中屡呼‘也’，‘也’，即是此意。”云麟哈哈笑起来说：“照你这样议论，不料古人满口淫词，公然把来写在书籍上。别的不论，就是《中庸》上有一节说的那天地之道，原来将你们那话儿也形容出各种名词。你不相信，他不是明说着‘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’吗？”新妇也是一笑。

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



## 第五十二回 蛮舅爷无心槛凤 痴妓女有意离鸾

仲春时节，桃李芳菲。云麟闲着没有事做，轻轻穿了一件绉纱棉袍子，又披着一件外国缎马褂，特地走向那个旧日都天庙、今日平权学校的地方来，访他妻舅柳春。柳春自从正月十七同明似珠回家里闹了一次新娘，以后也不曾回来过一次。云麟走进庙内，见那些粉墙一例粉得雪白，与当年在这里扶乩的光景迥不相同，不禁暗暗感叹。

刚转过一个弥勒佛龕之后，猛从半空里发出一个霹雳，听了去好象是许多泥水匠在那里钉木桩一般。接二连三，吆喝不已。正在疑惑，从右首一个小房里走出一个短僮。笑迎上来说：“请问老爷，可是来会我们柳老爷的？”云麟噗哧一笑，暗想：“做了一个教习，怎么也是老爷老爷，闹起这官场来了？”遂点了点头。那个短僮又笑道：“请老爷在会客所里略等一等，我们老爷正在讲堂上英文课呢，一会下了课，便来招待老爷。”云麟又点了点头。短僮便将他引至一个神堂上，原来就是当初济颠祖师临坛的所在。本来有五位瘟神大帝，如今那些偶像已不知迁到何处，剩了一个空土台，乱丢了些木头杆棒。两边壁上挂了两张花花绿绿的大清帝国全图。云麟也就随意坐下。短僮一会的工夫送上一碗茶来，他也走了。

云麟冷冰冰等了好一会，耳边猛听见有一阵铃子声音，顿时那些学生纷纷跳出来，闹得烟雾涨气，倒有一大半赶到会客所，伸头踮脚地来望云麟。不多片刻，才见柳春嘴里衔着一支洋烟，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面，直挺挺地进来，欠了欠身子，开口说道：“闹乏了，闹乏了。老哥是打哪里来的？我们好久不见了。”云麟笑道：“正是的，很惦记你的，所以特来走走。不料老兄正在上课，未免有荒正务。”柳春道：“那倒不然。兄弟上课时辰，却不能奉陪。如今下了课，谈谈不妨。我们学堂规矩，是不比你们中国的教书先生，镇日价做永远监禁的囚犯。”说完了又伸出一只手，用指头掐了掐笑道：“大哥同舍妹，还在蜜月里呢，你们倒不一齐出来走走？”又笑道：“我



说错了，你们哪里会知道我们外国有蜜月旅行的规则？况且我们那位克堂先生，他又是不近人情的，动不动要行家庭压制手段的。”云麟道：“这话真是一点不错。我们中国人固然非常顽固，但是不晓得老兄几时又入了外国籍的？”说得柳春也笑起来说：“大哥取笑得极妙，是兄弟一时失于检点，总因平日醉心欧美惯了，不觉得说话中便流露出来。”

云麟又笑道：“勿怪，勿怪，闹着玩的。小弟不幸生于中国，是不消懊悔得了。不知道你们那个外国女郎，老兄近日可曾同他相见？闻得你们外国的制度，这男女上面是不大讲究的。小弟斗胆，所以敢出此语。”柳春大笑道：“这又何妨？他每天是必来会我的。停一会大哥包管会得见他。”云麟又笑道：“不瞒老兄说，日前得亲小吻，至今鼻管犹有余香。岁月迢迢，不知几时可以再温腮颊？”柳春听云麟满口文绉绉的，虽不大解得他说什么，总猜是说的明似珠同他接吻情事，不禁勃然有些怒意，说：“大哥休怪，总算你们中国教育上欠于讲究，怎么把个接吻的大礼，说得这样不堪？譬如你那尊夫人，我忽然去欺负他，你可欢喜不欢喜？我这拙荆，他同我有无限爱情，所以才肯同我结婚。便是你要去交结他做个朋友，倒也不妨，你怎么拿这些丑话说给他听？这不是你自己低了人格吗？”说着气愤愤地撇下了云麟，跑向外面去了。

顷刻之间，又听见摇铃，学生纷纷又都上了讲堂。云麟讨了一个老大没趣，懊悔不该开口便同他取笑。“我的主意，方且想他做个引线，引我去见一见那个女郎，怎么平白地恼了他，不是自寻晦气吗？”正在思索，猛地由耳边送过一阵尖锐皮鞋的声音，不由心里喜了一喜，猜定了定然是那女郎。果不其然，不是那明似珠是谁？云麟伸头一望，倒把明似珠吃了一惊，后退了几步，提着颤巍巍的喉咙问道：“这不是云……”云麟不等他说完，忙躬着身子跑出来：“我正是姓云。”那女郎定睛认了一会，才放下笑脸，猛地笑了一声，说：“这不是活见鬼吗？柳春说你染着百斯笃的疫病，死去好久了，怎么还会在这里？”云麟笑道：“这是哪里话？”两人刚在室外谈话，那个短僮又走过来说：“明小姐今天来得恁早，我们老爷还不曾下课。”似珠笑了一笑说：“他不曾下课也好，我们来谈一谈罢。”说着提起长裙，绰绰绰绰，走入屋里。

云麟此时如膺异宠，好不得意，忙挨肩进来。似珠便伸过一只纤腕给云麟握着，笑道：“云先生，我们上月匆匆一见，早就想去访你，是你令亲说你死了，我还痛痛叹息了一场。难得你还在世上，欣幸不浅。好云先生，不知你可想我不想我呢？”云麟年纪虽轻，也算是在风月场中阅历过一番的，不知何以见了似珠，转噤得不能